★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

GOOD AS GONE

被忘掉的十三年

[美] 艾米·金特里／著　秦昊／译

年少时，我们都曾拼命努力，为了赢取家人、朋友、社会的认同；长大后，我们却又拼命忘记，曾经不被认同带来的伤痛和打击。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GOOD AS GONE

被忘掉的十三年

BEI WANG DIAO DE SHISAN NIAN

[美] 艾米·金特里／著　秦昊／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15-002

GOOD AS GONE
Copyright © 2016 Amy Gent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YSTEL & GODERICH LITERARY MANA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忘掉的十三年 /（美）艾米·金特里著；秦昊译 .—南宁：接力出版社，2017.4
书名原文：Good As Gone
ISBN 978-7-5448-4816-9

Ⅰ. ①被… Ⅱ. ①艾…②秦… 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3337 号

责任编辑：张慧芳　刘佳娣　美术编辑：严　冬　封面设计：严　冬
责任校对：贾玲云　责任监印：刘　冬　版权联络：闫安琪　营销主理：张　彤
社长：黄　俭　总编辑：白　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530022
电话：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jieli@jielibook.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 ×1260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55 千字
版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5 000 册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序 章

简从睡梦中醒来，迷迷糊糊中轻唤："朱莉？"

寂静的房间几乎将她吞噬。自从搬到新家后，简和朱莉就都有了自己的房间。还不适应独睡的简，总是梦见吊扇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将自己切成两半。连续做了两年这样的噩梦，她才慢慢学会了适应。现在，噩梦不再缠着她，躲在阴影里的蜘蛛也消失不见了，这个十岁的小家伙终于不用再像强迫症患者一样，临睡前把房间的各个角落都仔细检查一遍了。只不过偶尔在午夜醒来时，黑暗中静悄悄的屋子还是会让她无比怀念朱莉轻柔的呼吸声。还记得住在老房子时，她跟朱莉睡上下铺。她总是把一只脚搭在上铺的栏杆上，咯咯地傻笑。这时候朱莉会喊她："嘘，小东西，赶紧把脚丫放回去，睡觉啦。"现在没有了朱莉，睡不着的她就只能无聊地盯着墙和天花板的接缝。想到这儿，她强迫自己闭上双眼。

隔壁传来响声，没错，是朱莉房间发出的声音。

简披上衣服，光着脚爬下床。曾经的老房子铺的是光滑的木地板，只有床下垫着一小块毛毯，脚一落地，毛毯就滑走了。而现在的卧室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赤脚走在上面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音。简踮着脚悄悄地走到房门口，朝走廊对面的房间望去。黑暗中走廊尽头呈现出一个长方形的轮廓，那是朱莉房间紧闭的房门。

以前睡觉的时候，她们是很少关门的。简的房间太热，朱莉的房间太冷，妈妈曾经抱怨过二层楼的房子空气流通不好，但住在楼下的爸爸妈妈晚上却总是关上门睡觉，因为他们是成年人了。现在朱莉也一样。自从过完十三岁生日，朱莉就一副成年人的样子：她在浴室镜子前梳头的时间明显变长了，好像在准备秘密演出一样；还开始趴在桌子前写日记了；再也不像简一样，一进屋，就扑通一下扑到床上去了；而且，她睡觉时开始关门了。

这时候，走廊尽头长方形的轮廓亮了一下，朱莉的房门被人从里面打开了，门上赫然扣上了四根手指。

简想都没想，迅速躲进衣柜，关上门，蹲下来紧张地等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门上的手指不是朱莉的，朱莉没有那么高；不是妈妈的，妈妈的手没有那么大；也不是爸爸的，简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不上来为什么，所以她现在才会莫名感到惶恐不安。

轻微的咔嗒声不合时宜地打破了空气的宁静，简这才想起来，自己藏身的衣柜门是松动的，扣不紧，关一会儿就会自动打开。想到这儿，她立刻伸手去关，但为时已晚，门已经缓缓地滑开了。

不早不晚，偏偏这时走廊里传来了窸窣的脚步声，简听天由命地死死闭上了眼睛。

但等了一会儿，却没动静了，简鼓起勇气睁开眼睛。谢天谢地，衣柜门才滑开了几厘米，她并没有暴露。衣柜里伸手不见五指，衬得走廊几乎在发光，从她的角度正好能透过缝隙更加清楚地看到走廊上的一切。她能看见浅褐色地毯上的每一根纤维，能看到墙漆上的每一条波纹，还能看到墙上挂着的相框。那是很久以前的照片了，照片上简被朱莉抱在怀里，坐在朱莉的膝盖上。简穿着婴儿裙，裙子上绣着栩栩如生的小帆船和海浪。一定是听到了简心跳的扑通声，小帆船仿佛也震动起来，开始在海浪中摇晃，眼前的一切都跟着晃起来。脚步声突然朝简的房间逼近。

走廊中间的地板发出轻微的响声，那双手的主人离简的屋子还有半个走廊的距离。他是否听得到简每次心跳的扑通声？简迫切地想钻进衣服里去，但她努力控制自己。

就在这时，一只瘦弱的小脚出现在地毯上，简看到那个大脚趾上涂着粉色的指甲油，才舒了一口气。原来是朱莉呀。还记得在生日派对之前，朱莉特意蹲在那里给脚指头涂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指甲油。不过夏天才过了一半儿，大部分指甲油就已经被后院游泳池里的水冲掉了，只留下星星点点的粉色三角形。所以之前是简看错了，那双手原来真是朱莉的。简仿佛躲在阴影里的蜘蛛一样，得以重获光明。没错，走来的正是朱莉，她还穿着那件及膝的米老鼠睡衣，正朝着简卧室门前的楼梯口走去，也许她是想下楼去吃个消夜吧。简也有一件同系的唐老鸭睡衣，不过已经穿不下了，被打包装在棕色袋子里准备捐赠出去。为此，妈妈还说过简以后肯定比朱莉长得高。简如获新生般抱了下膝盖。

但还没等简喘口气，一双关节粗大的黑手就突然扣在朱莉的肩膀上，紧紧地拽着她的睡衣和金色的长发。简这才注意到朱莉僵硬又奇怪的姿势，宛如一只瞪大眼睛的布娃娃。在她身后，一个高个子男人完全出现在简的眼前。朱莉和陌生男人移动得非常缓慢，男人的长胳膊和毛茸茸的黑手仿佛一条铁链，将他们绑在一起。

醒一醒，醒一醒，醒一醒，简在心里喊自己，但无济于事。周遭的一切都像是被冰封了，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朱莉

跟男人缓缓地移动。眼看着他们就要走到门口，简挣破梦魇的牢笼，想要尖叫。

就在此刻，朱莉看到了她。

在与朱莉四目相对的瞬间，简将尖叫一下子咽到了肚子里。简用眼神恳求朱莉告诉她该怎么做，是尖叫，是哭喊，还是大笑？她想让朱莉快告诉她这只是个玩笑。她知道朱莉一定不会狠心把她一个人扔在这场噩梦里。简在心里默默发誓，只要朱莉告诉她怎么做，她一定会乖乖听话，再也不多抱怨。

朱莉不敢做任何动作，只能用眉毛指了指身后的男人，又看向简，她在暗示什么，好像是要告诉简注意看她身后的男人。但简现在的全部视线都放在朱莉身上。朱莉和男人没在简的门口多停留，而是径直走向楼梯口。这时简才明白为什么朱莉走路的姿势这么僵硬，原来男人正手持一把长尖刀抵在朱莉身后。简突然感觉肩胛骨一阵刺痛，好像被虫子咬了一口，眼泪顿时涌出来。

突然，阁楼上传来一声清晰的嘀嗒声，他们闻声停在楼梯口。简知道，这座房子就是容易发出这样的声音。但那个男人并不知情，他紧张地回头张望。趁他回头的工夫，朱莉仿佛被解了咒，迅速转过头来看简，伸出左手食指放在嘴唇上，摆出一个“嘘”的口型。

嘘——

简听从了朱莉的意愿，没有作声。没发现异样的男人回过头去，继续用刀抵在朱莉背后，胁迫她走下楼。

这就是我从唯一的目击者简那里得知的朱莉被绑走的整个过程。就在那个晚上，我失去了我的女儿，失去了朱莉，也失去了简，失去了我所拥有的一切。

序章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33
朱莉（一） 47
第四章 67
格雷琴 77
第五章 87
兰 97
第六章 105
紫罗兰 117
第七章 123
斯塔尔 131
第八章 141
新来的女孩 149
第九章 157
凯伦 167
第十章 177
夏洛特 187
第十一章 195
皮特 203
第十二章 209
宝贝 221
第十三章 229
她 243
第十四章 257
埃丝特 267
第十五章 291
朱莉（二） 301
第十六章 325

第一章

今年是朱莉失踪的第八年，我的女儿已经在人间蒸发了这么久，过去的每一天都让我度日如年。为了完成春季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我打起精神，走出屋子，去给学生们上课。刚一开门，一股热浪就扑面而来。才五月中旬，休斯敦就已经像个蒸笼，空气炎热得仿佛是从人们嘴里呼出的热气。锁门的工夫，我就出了一身汗，用五六步走到车库便已大汗淋漓。坐到车里时，保温杯表面的塑料膜也被我手中的汗打湿了。我一手端着黑咖啡，一手扶着把手往越野车上爬时，却因为手里有汗而打了个趔趄，黑咖啡从杯子里晃了出来，溢到杯盖上，甚至溅到手上，但我懒得去擦，让它们自己蒸发好了。我打开车内空调，发动了汽车。

休斯敦的夏天仿佛急不可耐的孩子，每年总是早早地到来。

我沿着车道把车倒出了院子的铁门，这道安全门是在朱莉被绑架后装上的，虽然为时已晚。穿过街区，沿着支路，我驶入了 I-10 州际公路，一连串的上坡路直通天际，像骨骼分明

的恐龙尾巴。上午八点，正是城市交通的高峰期，主干道和三条支路都被堵得水泄不通。我费了很大力气终于挤进十四条车道里，放眼望去，一排排汽车在太阳照射下发出刺眼的光，红色的汽车尾灯微弱的光一闪一闪。哦，这个狼狈的早晨。

我想越过前方的车看到更远处的路况，闲置在家的那辆普锐斯虽然省油，底盘却不够高。现在，汤姆这辆大个头的黑色路虎成了我的最爱，我每天开着它穿梭在三条高速公路上，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在以龟速行进的车队里，我得以卸下警惕，仔细寻找路边商业街遮阳篷上打出的广告牌：大男孩一元店、墨盒世界、洛杉矶造型。还有沿路的墨西哥餐厅粉红色的招牌笑容，收费公路旁宜家那蓝黄相间的巨大广告牌和躲在零零散散的紫薇花后面险些被掩盖的老黄砖公寓，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我，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需要它们的提醒，就像我母亲离不开《玫瑰经》：**万福的洗车先生，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请为我们祈求，数码快印。自助仓储女士，我们向你叹息哭求**[7]。

尽管现在寻找朱莉的招贴已经不见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它过去就在那儿，在 I-10 州际公路和 610 匝道的交叉处，挨着养老院的塔楼，就夹在第一浸礼会教堂和立交桥中间。但五年或六七年前，托管人就决定把牌子撤掉，我想肯定是因为费

---

⑦ 此处作者根据车外街景，对《玫瑰经》进行了改编。——译者注

用太高了，虽然我并不清楚具体数目，因为朱莉的基金都是汤姆在打理。现在，这块广告牌上的寻人启事已经变成一个教会牧师的大笑脸，他正咧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俯瞰着来往的车辆笑，旁边附着一排字："人应该每天都有信仰，而不是每天一个信仰。"不知道他们是直接把牧师的广告贴在了寻找朱莉的启事上面，还是早就把那份寻人启事撕成了碎片。想这些干什么呢？真是可笑。这段时间，这块广告牌上的内容被更换过很多次，牙科医生、输精管复通术等等。

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也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闪烁，仿佛是在嘲笑我：到哪儿去了，那些幻异的光影？如今在哪儿，往日的荣光和梦境？

我按了下转向灯，驶入匝道。尽管我一直都在学习和研究浪漫主义，尽管几个小时后我要去教一群敏感的年轻人学习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而且一辈子都会在这所大学教下去——如果学校不开除我的话（我不出版作品，不参加委员会工作，不付出任何努力，除了每天早晨坚持挣扎着起床去面对这个黑暗又悲惨的世界。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还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可实际上，我从来都不相信荣光和梦境，我只相信统计数据。

数据表明，大部分被拐儿童都是被认识的人绑走的，但朱莉却是被陌生人绑走的。数据还表明，大部分诱拐者会诱哄受害儿童坐上他们的车，但朱莉却是午夜在自家卧室里被陌生人拿刀尖

抵着后背，被迫跟着绑匪上车的，而我的另一个女儿简，躲在衣柜里，目睹了一切。另有数据表明，大部分撕票行为都发生在绑架后的头三个小时里。而我那年幼的小女儿，早已被恐惧禁锢了身体，整整三个小时，躲在衣柜里动弹不得，三个小时后，她才从巨大的惊恐中回过神来，厉声哭喊着叫醒了我和汤姆。

等到我们知道朱莉被绑走时，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灾难像流感和汽油味一样迅速扩散开来，我们避无可避，逃无可逃。为了让自己接受朱莉已经死去的事实，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她早就死了，在她出生之前，在我出生之前，在威廉·华兹华斯出生之前。她本来就是不存在的。经过长满松树的墓地时，我仿佛看见朱莉正站在金红色的松树叶下，泪眼婆娑地仰头望着天空。驶过克雷斯特维尤公寓时，我仿佛又看见她躺在杜鹃花床上，静静地被埋葬。这时候，商业街上的阳光美甲水疗馆后面，一辆大型垃圾车突然映入眼帘，眼前的最后一丝幻影终于破灭了。

我曾经想给朱莉全世界，现在我只想把她的尸体找回来埋葬。

暑假前的最后一节课在浑浑噩噩中过去了。关于威廉·华兹华斯的课，我闭着眼睛都能教。我现在没睡着，却仿佛置身于梦中，思绪已不禁飞向了远方。我看见细高的松树下，荡漾着一汪水晶般湛蓝的游泳池水，像一颗精雕细琢的宝石，泛着迷人的波光，周围铺着新鲜柔软的沙子。两个女孩兴奋得不得

了。我还记得自己当时问掌管家庭财务大权的会计师汤姆，这么好的房子我们买得起吗？这个号称“能源走廊”的地方遍布着星巴克和乡村俱乐部，与我们一家子看起来格格不入，尤其不适合我。但是女儿们喜欢，看她们对游泳池的喜欢劲儿，简直比要拥有自己的房间还高兴。她们还没意识到，我们即将从破旧不堪的大学宿舍搬到这座城郊的大房子了。这座房子有两层，配有两个停车位，门前铺满绿草坪，草坪上还立着一些支持高中足球队的牌子。至于为什么选择搬家，原因有很多，但你猜得没错，确实也有安全方面的因素。

“下课。别忘了在二十八日下午五点之前，把期末论文交上来。”还没等我说“暑假愉快”，大部分学生就已经撒欢儿似的冲出教室了。

我沿着走廊朝办公室走去，这时候裤兜里的手机轻微地振了一下。汤姆发来了短信：

> 你能去接一下简吗？16:05，乔治·布什洲际机场，美联航1093航班。

我放下手机，打开电脑，查看华盛顿大学校历，又查了查大学教师通讯录，给我之前在研究生院认识的华盛顿大学的管理员打了个电话。

然后，我发短信给汤姆：需要我准备晚餐吗？

几分钟后，汤姆回复：不用。显然，我和汤姆都不愿针对简大一课程还没结束就提前回家的问题多说什么。

想在众多旅客中找到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她的头发又变成了什么颜色。我站在九号行李传送带旁边等待。这时，一个高个子女孩出现在人群中，她顶着一头紫黑色的头发，一缕褪色的绿发垂下来挡在眼前，看起来刚逃过被漂染的宿命。

“嗨，妈妈。”女孩大喊。

“嗨，简。”她倾下身子拥抱了我一下，身上的大书包重重地拍在我的屁股上。空荡荡的传送带嗡地响了一声，我们闻声转过头刻意让自己盯着传送带，我想这个时候，我还是不要问她为什么提前回来的事情了。

“你又染头发了。”我打破沉默。

“没错。”

朱莉被绑架后，简的性格和言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中时，摔门成了她现身或离开的标志。上了高中后，不仅摔门的毛病没改，还添了染发、打鼻环眉环等行为，哪里有她哪里就有吵闹的音乐，这些问题她一样不落。汤姆过去经常追着她一直劝到楼梯口。比起我，他已经很尽责了，但都无济于事。我隐隐地听见简的喊叫和啜泣声，我想也许她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吧。

“这一路怎么样，还顺利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